

# 台湾休闲农业遭遇瓶颈

本报记者 陈晓星文图

休闲农业是台湾很火红的行业，吸引都市白领甚至金领上山下乡投身其中。不过近日据台湾媒体报道，休闲农业已现下滑趋势。

以产值论，休闲农业最发达的宜兰县2015年该产业的收入为24.4亿元（新台币，下同），2017年下降为23.9亿元。以游客论，越来越多的人在社交媒体贴文抱怨，在网站上看到清静幽雅、鱼跃鸟翔的休闲农业区，到了当地发现住宿简陋，了无意趣，常常扫兴而归。

岛内休闲农业本应是传统农业新的增长点，也是都市人度假休闲的好选择，为何热闹了几年后开始走下坡？

## 台湾也有“三农”问题

休闲农业曾是台湾解决“三农”问题的大招。

上世纪50年代，台湾农业是重点发展的产业。为了保障粮食供给，台当局以土地改革、兴修水利等措施全面恢复农业生产，增加粮食产量，农业发展奠定了台湾其时的经济基础。到了上世纪60年代，台湾的加工业兴起，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产值。到了七八十年代，台湾经济起飞，工商业迅速发展，2000年农业产值仅占台



台湾南投的清境农场。

（资料图片）

## 休闲农业区遍地开花

从上世纪90年代起，台当局已着手推动农村从传统的农业生产向休闲农业转型，以生产、生活、生态“三生”重塑农村。1992年底，台湾农业主管部门出台“休闲农业区设置管理办法”，定义休闲农业为利用田园景观、自然生态及环境资源、农业经济活动、农村文化及农家生活提供休闲和增进人们对农业及农村体验的农业经营。鼓励农民、农场、农民团体、农业企业机构申办休闲农业区。因为台当局提供开办补助款和各种培训，农场、茶场、渔场、农家果园和菜园等纷纷申办休闲农业区，青年返乡就业成为时尚，乡村的民宿、餐厅、体验活动、浏览线路热闹登场。都市人也热衷到乡下采摘、观星、赏萤、骑自行车、当“一日农夫”，一些知名的休闲农业区成为明星景点，节假日一床难求。

记者曾采访台南走马瀨休闲农场，原本种植牧草的田野，变身休闲农业区后，有舒适的住宅、现代化的会议厅、特色餐饮，也安排了电瓶车穿梭草海、露营区帐篷过夜、牛栏挤牛奶、生态教室讲解当地动植物等丰富活动。记者印象深刻的是，在休闲农场，窗外树上跳跃着白耳画眉，夜里散步时独角仙飞落肩膀，那种体验的确独一无二。

可惜的是，有特色可持续经营的休闲农业区还是少数，当休闲农业区越来越多，重复、单调、管理不善的问题显露出来。

## 供过于求监管不利

据台湾管理部门统计的数字，现在批准营业的休闲农业区共有91家，还有很多搭上网络便车没申请就营业的农家菜园、果园，相对于台湾的都市人口，休闲农业区已经过剩。供过于求造成互相抄袭，没有特色；游客分散，经营困难；良莠不齐，品质难保。

究其根本，农业管理部门应负监管之责。

开创休闲区之初，按规定，开办者每年可获得上千万元的补助款，用于经营的房间数可达15间，比开办民宿的6间多出一倍多，申请者排队报名。为了工作业绩好看，管理部门审批从宽，休闲区遍地开花。在发展起来后，本来还有纠错条款，比如两年审核一次，连续两次不及格就摘牌。但事实是只见新的休闲区成立，未见不合格的休闲区退场，审核就是“玩假的”。一位曾经获奖的农业休闲区负责人向台湾记者披露，审核应该是书面汇报和现场检查相结合，但大部分休闲区递上书面文字就过关，即使官员到了现场，也是听介绍，发现不了实际问题。有些已经没有游客上门的休闲区年年审核年年过，还有的送错汇报材料，结果照样审核通过，监管已经是走过场。

当休闲农业区走入瓶颈，台湾学者支招，管理部门必须总量控制，落实退场机制。此外，当“观光工厂”兴起吸走部分消费者后，管理部门要引导休闲农业区真正办出特色，提升活动水平，带动乡村发展，真正发挥休闲农业区的作用，而不是添了个名词，多了项业绩。

# 行摄濠江



年关将至，澳门的年味越来越浓。在澳门半岛的塔石广场和佑汉公园，从春节前到大年初一都会开放大型元宵市场，方便居民购买年货，感受“年味儿”。图为一名摊贩在澳门塔石广场元宵市场推销猪年玩偶。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 黎梅贞的环保人生

本报记者 汪灵犀

香港作为繁华、拥挤的大都市，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答案是：节能减废，拥抱绿色生活。香港的环境保护一直做得非常出色，特区政府大力倡导，一年投入经费几十亿港元，公益机构带头行动，民间各显神通，许多港人在默默实践“资源再生、绿色生活”理念，黎梅贞就是其中一位。

黎梅贞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从香港树仁学院（现为树仁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前往荷兰修读另类政治发展策略硕士。在全职做玻璃回收之前，她担任香港家务助理总工会组织干事。2009年，在一次工作中，她偶然发现建筑垃圾里竟然有很多玻璃樽。“怎么舍得把一个又一个的玻璃樽扔去堆填区？”

黎梅贞说，玻璃是惰性物料，不会自然分解，会不断占用堆填区。而且，建筑用砂价格不断上升，河床不停被挖掘，影响生态。玻璃刚好可以被回收磨成玻璃砂，再制成环保砖，对环境保护大有裨益。于是，2010年，这位“留洋硕士”开始统筹推动“玻璃再生璀璨”项目，并获得香港环境保护署为期7年的资助。“项目结束时，香港的玻璃回收率从2010年的1%上升到2017年的10%。”她说。

期间一个成功案例便是“玻璃耀南区”。黎梅贞牵头和香港南区区议会合作，组织5个大型私人住宅、市政大厦食肆、公众回收点、中学等地组成玻璃回收网络，带动学生及街坊接洽玻璃回收。从2012年至2016年成功回收512吨玻璃，再制成64万块地砖及2000件升级再造玻璃用品，一时走在全港前列。

“本来我应该放下包袱去旅行，但我就是有一份情结。”“玻璃璀璨项目”结束后的过去一年多，这位默默耕耘的香港女性仍然在勤快地回收玻璃，而且变成不取分文的义务工作。她还经常举办街头宣传，教市民珍惜玻璃物资，流转交换再用，甚至在“脸书”（Facebook）、电话热线、网站上答疑推广。如今她已经变成了玻璃专家。

黎梅贞们的坚持和付出，得到香港特区政府的认可和支持。就在本月，香港环保署推出《玻璃容器回收约章》，并举办一系列推广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公众对玻璃瓶回收的意识。“2018年的回收总量较2017年增加了约45%。我们的目标是逐步达至全港每年回收5万吨废玻璃容器，即整体产生量的一半。”香港环境局局长黄锦星说。

黎梅贞今年已过50岁了，虽在持续发光发热，但总希望有新鲜血液接棒前行。欣慰的是，香港年轻一代环保意识只增不减。记者在与香港年轻人的接触中，对此有深切感受。在垃圾分类、爱护绿化、资源回收、节能减排等方面，年轻人不仅身体力行，也乐于向周围人传递环保观念。有学者将其归因于香港长达数十年的环保教育——从牙牙学语的幼儿时期，到即将步入社会的大学时代，香港环境保护署与教育局为各个年龄段的学生精心设计了程度各异的教育计划，将环保理念“从娃娃抓起”。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曾动情地说：“对于香港人来说，特别是年轻一代，幸福的生活不仅是为物质追求，更多的是可以自由追求心灵满足，保育社区、传承自然。”和黎梅贞一样，众多默默付出的港人正在合力，把香港建成一个低碳、宜居、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黎梅贞在参与环保公益活动。

（资料图片）

# 探访香港“火龙果农庄”

洪雪华

香港新界，四面环山的上水古洞洲铁坑村里，清晨五六点钟，菜农晏富琴在菜地中忙碌。

1月的一个周末，记者探访了这个距离广东深圳仅13公里的村落。村口大树下，木牌上刻着“火龙果农庄”几个红字，往左的箭头指向一条小路。顺着小路走到尽头，就是晏富琴经营十余年的农庄。

农庄里养着30多只羊，包括东山羊、黑草羊、熊猫羊，还有4头牛和一头猪。加上生长在菜地里的西兰花、小白菜，大棚里的火龙果和车厘茄（小西红柿），鱼塘里的宝石鱼和罗非鱼，它们都是晏富琴的“好朋友”，也是孩子们的“玩伴”。

“火龙果很受农庄顾客的喜爱，蔬菜种类很多，西兰花的菜叶是羊群的美食。”晏富琴告诉记者，农庄占地面积近7万平方米（约100亩），包括十几亩菜地、1000多棵火龙果树。

据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数据，香港虽是国际化大都市，但务农人口仍有约4600人，占总劳动人口的0.12%，其中大部分是晏富琴这样的新界菜农。

晏富琴出生于重庆农村，今年46岁。丈夫林才金祖辈两代人都是香港农民，他们结婚那年正逢香港回归。

嫁到香港后，晏富琴与丈夫共同经营过一段时间养猪场。2007年，一次参加儿子学校组织的农庄活动，她深受启发：“铁坑村也有一大片农地，为什么不能开设农庄？”

与丈夫商量后，农庄正式开办，主要种植火龙果和有机蔬菜。

“夏天是火龙果收获的季节，产量最多时达两三万斤，可入冬后就没有火龙果了。”晏富琴回忆，为避免农庄失去收入，她开始种植有机蔬菜。每天她会开着小货车将刚摘的蔬菜运往位于九龙、荃湾的有机蔬菜铺。

但在4年前，香港只有屯门、美孚、大埔农墟等极少数地方设有有机蔬菜摊位，菜农们苦于没有销售平台：“冬天是蔬菜的丰收期，但很多菜无法及时卖出，最后都烂在菜地里。”

现在，晏富琴与其他菜农朋友有一个线上聊天群，用以分享售卖信息和蔬果种植经验。“我们会互相提前告知蔬菜一斤能卖多少钱，卖到哪里比较好。”

可单纯种植蔬菜和水果，农庄还是不足以养活全家。“有机蔬菜每月能卖七八万港元，但农庄雇用了6个工人，扣除人工费，收入所剩无几。”晏富琴转型发展休闲农庄。

农庄陆续建起种植区、鱼塘及动物饲养区，还提供多项特色服务：参观农场、喂猪仔、喂山羊、瓜果蔬菜采摘、鱼塘垂钓等。

“每逢周末，老师会带着学生们，家长带着孩子们，到农庄里来摘菜、喂山羊或摘火龙果。”晏富琴说，在市区忙碌的人们可以在农庄里接触大自然，放缓生活脚步。

休闲农庄开办多年，为晏富琴的生活带来了转机，但还有一个隐忧。晏富琴说，农庄位于私人土地上，每年租金需近20万港元，每5年还要与土地产权人续租一次。一些农友承担不起不断上涨的土地租金，只能另谋生路。

渔农署数据显示，香港1104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只有18平方公里用作耕种，大部分位于新界北部和西南部。如今，香港绝大部分蔬菜依靠外来供应，2016年香港的蔬菜自给率为1.7%，菜农们一直在寻找新的发展方向。

对此，香港特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表示，会贯彻落实“新农业政策”下的主要措施，为本地农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提供财政支援。此外，食物及卫生局与发展局已委托顾问进行研究，物色面积相对较大的优质农地作为农业优先区，鼓励土地产权人把休耕农地于中、长期内作农业用途。